

暑期研修班感想——给知识一些呼吸的时刻

高雯琬

经过研修班两个月的训练，我最大的收获是如何做读书笔记。这并不是说从第一周到第八周我写出了合格的读书笔记，事实上，在翻阅自己写过的这些内容时，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这些笔记可能远没有合格。尤其是在课程讨论过后，其他同学分享了自身思考以及对书的理解，老师们通过一个个设问，庖丁解牛般梳理出理论的核心与脉络后，回头再看我自己的读书笔记，我着实很汗颜。

具体来说，研修班的训练让我大致清晰了我眼中的一份好的读书笔记的标准。首先，读书笔记和读文章笔记应该是不同的，或者说，理论的读书笔记和以观点为落脚点的文章笔记是不同的。理论通常和概念集合相关联，对话的是一群文献中的一系列话题，这些话题很可能是彼此关联的，作者从而阐发了基于不同话题的系列子观点，而关键概念的构建和关键子观点又烘托出了理论的核心观点，这些观点群、概念群进而形成了理论的结构。而文章对话的则是一个具体的观点，补充的是一支具体文献中的某一环，其结构相较也显得更集中于一个具体问题。我此前很少甚至没有写过正式的读书笔记，即使写了，也只是像文章笔记一样，洋洋散散，对其中的某几个观点进行思考回顾，没有试图在结构上追溯和整理。

其次，一个好的读书笔记需要抓住其核心观点和支撑逻辑，就像龙首一样，核心观点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布迪厄的讨论中，赵珊老师通过一系列的设问，让我们快速的抓住了布迪厄理论中的核心部分，惯习和象征资本，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以及在当代生活和历史中的体现，这种把理论概念和现实实践链接起来的思考，让我意识到原来这些概念有时是可以如此贴近我们的具体现实的，只是阅读时我并没有品出这一份精妙。而抓住核心观点和概念后，理论的骨架似乎也就从水面浮出了。

再次，一个好的读书笔记要往回追溯其写作对象和对话对象。文章的对话对象似乎总是明晃晃地躺在文献回顾或序言中待人注意，而著作和理论的对话对象则是藏在字里行间中，好在 AI 时代的搜索成本已经足够低。对我之前的阅读习惯而言，读文章时知道对话对象即可，并不经常在阅读前去调研一番学术背景。但是理论阅读却似乎很需要补上这一环。比如萨伊德的东方学，如果不了解东方学在 18 世纪至 19 世纪的发展，不了解东方学被西方作为客体解释、观察、甚至维持表述，似乎也会缺少了一层理解其中

心观点的天然共情。

最后，一个好的读书笔记可能需要一些回顾和放空的时刻。我用了可能，因为我并不确认这是一份好的读书笔记的构成部分，亦或是其对立立面。只是对我的阅读习惯而言，有时我读了精彩的书后，匆匆梳理写就其结构后，有时却并没有吸收。也许知识的吸收需要一些呼吸的时刻，需要在阅读后尽情联想其提出的概念、观点，和自身知识体系内有哪些交织的地方。也许这种联想可以帮助大脑更好的摆放这个理论的位置。

经过这轮阅读，我正在尝试重新理解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回头去看，我的学术训练始于以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但在具体研究中我逐渐意识到，尽管因果识别可以回答某个因素是否产生影响，但这种因果关系在真实历史中是否存在，有没有在当时被观测到，如果没有被观测到，又是否存在效力，其背后真实的社会关系又当如何，局部的因果究竟是如何嵌入更长时段的历史转型等等，这些问题是我现在所不能掌握回答的。

我不敢说这个夏天让我掌握了如何去回答问题的能力或者说看到解决问题的视角，现在的我更多地处在一个被刚刚领入一扇门的状态。德国历史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布迪厄以及文明与现代化理论，似乎更多地引导着让我看到，行动者的选择并非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由财产权利，阶级位置、剩余分配和生计约束等共同塑造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和历史政治经济学可以有力地解释生产、财产、阶级、财政和国家能力，其却没有回到更久一点的时候，解释人们为什么承认某种秩序、接受某种分类、并把某些制度要求理解为自然、正当或值得追求。

最初我总是把历史对象扁平化，处理成若干变量，又在阅读中感到，仅靠这些变量不足以理解研究对象，单个平均处理效应也难以缩减社会历史。这组阅读最终没有使我归属某一个既定理论传统，我想这也并非它的初衷，它带来的更重要的变化，是使我重新理解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